

道園學古錄

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在朝藁十五

雍 虞 集 伯 生

碑銘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

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昃道無行人方是時除更率惟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 天子赤子賑民饑將之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旦莫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義慮幸甚中書省以聞 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饑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伯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

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樽節非爲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 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旣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

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究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折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轅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

其註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為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弟之誣其兄奪其官者摠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

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
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
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畧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
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
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
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
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謁
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
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
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
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
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真定
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

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次適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備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譽、舒、何行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弥光以高頌、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朝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抉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弓馬錫子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扭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幙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

見用駸々而疾不廖灸々弗趨寂々非變當爲而爲當辨斯
辨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
在此有書誦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助
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
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
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懾之子也淳祐丁未
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
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
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特名臣
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
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

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第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弥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旣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漂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

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 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筆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覬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眞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若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

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
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
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
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
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
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允山之原此先生之終
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
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
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
吳興拜先生會有一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
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兵爲碑銘曰先
生之志云某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
少先大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

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
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
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室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怍文孰爲
雄江漢之東浩々不窮補苴弥縫嘻々粗工有餘而藏不足
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
其遠乎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闕中
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塋諸其子祖
常奉喪北歸至於光塋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
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
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

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死丘新息坦途千里
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
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旣盡有宋
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
來占田簪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
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爲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
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
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
光人撥茶山中以爲飲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
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
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蒙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革其頑
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
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塋至于今久矣昔爲

公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
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
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
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
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茲阡豈直
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貴
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
高第爲代聞人諸第若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
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旣平思與民休
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

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

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々深沈敦厚有大山喬
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不於學退然若
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
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
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
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滏陽不知出次至勸
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亦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
已著州里外家劉氏齒齒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曰是
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從學曙國子助教昉
從鄉先生大鹵楊震享學並爲聞人而世遂以爲傳信矣公
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
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員外
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

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
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
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
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
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閔民事者可書以傳焉
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挈其人萬家無所詣懇
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
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爲解公挾而奪
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爲吏者縱欲以求獲民
不堪命俗尚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貧殘迫之
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
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 朝廷以內附
旣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